

圈层文化视域下“Z 世代”大学生价值选择困境 与信仰塑造路径研究

——基于浙江省 6 所高校的实证分析

赵浪平,杜坤林

绍兴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Z 世代”作为一个与“90 后”“00 后”既有交叉重合又有区别的特殊代际青年群体,具有独立与包容并存、内卷与躺平并存、社恐与社牛并存等明显的代际特征。在数字化生存与圈层文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Z 世代”大学生呈现出价值选择模糊化、信仰建构脆弱化等新特征。应积极探索重塑“Z 世代”大学生价值与信仰的多模态干预路径。必须以理论铸魂,加强科学理论武装青年大学生头脑;以价值引领在多元文化融合中形塑信仰之魂;以守正创新形成家校与社会协同育人合力。

关键词:圈层文化;Z 世代;价值选择;信仰塑造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2-0023-07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价值塑造问题。“Z 世代”大学生作为一个与“90 后”“00 后”既有交叉重合又有区别的特殊代际青年群体,承载着国家发展的重要使命。科学把握这一群体的价值观与信仰特征、影响因素及塑造路径,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对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青年大学生价值选择与信仰塑造的理论谱系,精准揭示“Z 世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时代特征,也为促进“Z 世代”大学生价值生成和信仰塑造拓展新的实践视域。

一、文献综述

“Z 世代”(Generation Z)一词最早由亨特·汤姆森(Hunter S. Thompson)提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以世代理论为基础,综合考虑了美国的社会经济,将出生在 1997—2010 年之间的一代人定义为“Z 世代”。国内最早提出“Z 世代”这一概念可追溯到 1999 年《中国青年研究》第 3 期上刊出的《最新人群——“Z 世代”的生存状态》一文,主要探讨我国台湾岛内青年的生活价值观问题,指

出“Z 世代”是指生于网络时代的青年人。国内对“Z 世代”的界定虽有不同说法,但多指 1995 年至 2009 年间在中国出生并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随着“Z 世代”成长为当前青年的主要力量,对该群体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

(一) 关于“Z 世代”代际特征问题研究

“Z 世代”是伴随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而成长的一代,呈现出独特的群体特征。林超、杨方指出,“Z 世代”也称之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具有网络依赖性、独立自主性和思想多元性^[1]。富旭认为,“05 后”青年具有原生的数字化生存能力、独立的个性化身份意识以及自主的圈层化交往方式^[2]。李春玲从社会经济变迁视角研究发现,高城镇化、高非农化和高教育水平的“Z 世代”青年展现出鲜明特征:他们是网络社交文化的高度参与者、新经济新业态的弄潮儿、内卷化竞争压力下的躺平者,具有高度文化自信、国力自信和制度自信^[3]。卢刚、李婷婷则从二次元角度分析指出“Z 世代”网络话语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如“圈地自萌”“二次元破圈”等现象反映了其独特的社交模式和文化认同^[4]。

收稿日期:2024-12-10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 世代’青年大学生价值选择与信仰塑造问题研究”(23GXSZ028YB)

作者简介:赵浪平(1981—),女,浙江上虞人,绍兴文理学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杜坤林(1972—),男,浙江绍兴人,法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员。

(二)关于“Z世代”群体价值观问题研究

学界主要从“Z世代”的人际交往、消费方式等视角研究其价值观特征。栗蕊蕊、王森指出“Z世代”大学生不断演绎、创生和型构网络社交新秩序,催生数字亲密的流行镜像,展现出与以往迥异的代际特质——社交情感趋“浅”、社交态度重“搭”、社交关系聚“圈”、社交行为爱“炫”,其网络社交日常交往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折射出他们的心理倾向、情感趋向和价值取向,即:实现精细陪伴、积累社会资本、彰显自我个性、追求话语权力^[5]。项久雨通过分析“Z世代”“现象级”社交模式,发现其标签化、圈层化、社群化社交背后隐藏着对社交危机的感知和对优质社交的渴求^[6]。李祖超和杨学文揭示了“内卷”现象下“Z世代”大学生三种基本价值样态:“卷”是在内卷中实现价值认同、“不卷”是在佛系中倡导价值多元、“反卷”是在躺平中寻求价值重塑,整体表现为圈层文化影响显著、实用主义色彩浓厚^[7]。蒋明敏、吴爽指出网络圈层视域下,青年价值选择面临价值取向“泛”化、价值评判标准极化等多重困境^[8]。

(三)关于“Z世代”青年信仰塑造问题研究

信仰是价值观的核心与“灵魂”,也成为研究焦点。王溪认为多元价值观冲击下,“Z世代”青年信仰呈多样化趋势,表现为信仰僵化、弱化、西化等现象^[9]。对青年的信仰困境问题,学界有“多元论”“危机论”“迷失论”等表述,并对青年的信仰危机现象进行了剖析,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万力分析了网络语境下青年学生信仰焦虑的特征:认知虚无化、情感冷漠化、意志脆弱化和行为功利化^[10]。崔聪基于网络情感消费主义对青年精神生活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认为网络情感消费主义剥离现实关系整体结构,造成部分青年价值观念个体化、社会心态情绪化、精神追求虚无化以及审美活动庸俗化^[11]。

(四)关于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近年来,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与教育矫正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界的关注。许德琦和吴再德首次提出“问题青少年”一词,“各类有某种不良习气或不良品德的青少年,即问题青少年,正是通过不良交往,特别是不良的社交娱乐活动结成不良游戏型群体,并在不良交往互动过程中结为劣迹群体”^[12]。苏春景等认为,

“问题青少年是指难以适应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一类青少年,他们在认知上表现为错误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情感上表现为无情、残忍,在意志上表现为固执、鲁莽,在行为上表现为欺凌、抢劫等现象”,并提出“预防教育”与“矫正干预”一体化的“双预机制”^[13]。参照Agnew的一般应变理论,问题青少年的行为可解构为目标受阻压力(如表面躺平现象)、积极刺激剥夺(如真实躺平态度)、负面刺激累积(如非理性消费焦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4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数据表明,12—18岁青少年中32.7%存在轻度及以上抑郁倾向,28.4%有焦虑表现,其中学业压力(68%)和亲子关系冲突(53%)是主要原因。“Z世代”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常常通过网络社交取代现实社交,过度的网络社交和游戏、短视频依赖容易导致网络成瘾,甚至可能最终导致现实交往断裂。不少学者从网络消费、网络社交等角度开展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矫正与干预的有效对策,这些成果为加强“Z世代”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和教育引导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尽管“Z世代”研究日益增多,但当前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关于Z世代价值观与信仰领域的深入研究相对缺乏;二是实证分析不足,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三是有效策略探究不够系统。当前学界普遍认同加强青年大学生价值引导和信仰塑造是高校思政工作的迫切任务,但如何针对“Z世代”群体特点开展有效引导,仍需深入研究和探索。

二、“Z世代”青年大学生价值与信仰选择的实证分析

在校大学生是“Z世代”青年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正处于“拔苗孕穗期”。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特征进行提炼,分析价值观及其信仰生成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价值观与信仰培育塑造的路径与对策。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对象

课题组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借鉴国内学者的调查问卷以及权威机构公布的调研数据结果基础上,以浙江6所综合性高校3000名在校大学生为主要调查对象,设计了调查问卷,通过线上调研与线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将政治观、道德观、消费观、职业观、婚恋观等作为主要内容,主要

考察了调查对象对体现上述5类价值观的虚设情景的所持态度、参与行为和认可程度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Z世代”青年大学生在现实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进而了解其价值选择与信仰情况,分析产生价值偏离的主要原因,探寻符合“Z世代”青年大学生成长规律和社会发展诉求的价值观培育与信仰塑造的有效对策。

截至2024年4月底,课题组经筛查,获得有效问卷286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达95.6%,问卷数据真实有效。调查对象涉及不同学校、性别和专业。其中女性1849人,占比64.54%;男性1016人,占比35.46%。1995—1999年出生284人,占比9.91%;2000—2004年出生1068人,占比37.28%;2005年以后出生1513人,占比52.81%。政治面貌为群众的1427人,占比49.81%;共青团员1085人,占比37.87%;中共党员或预备党员353人,占比12.32%。学历为专科的1425人,占比49.74%;学历为本科的1062人,占比37.07%;硕士及以上的378人,占比13.19%。生源地为浙江的2064人,占比72.04%,省外801人,占比27.96%,分别来自26个省(市、自治区),充分体现了调查对象的广泛性。

(二)数据分析与调查结论

课题组采用回归分析法,运用SPSS29进行线上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运用Nvivo进行访谈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1. 政治价值观

政治价值观指个体在不同的政治层面上,坚持什么样的政治方向、保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以及树立什么样的政治追求,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意志和政治信仰四个维度”^[14]。调查显示,“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呈现浅表化特征,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基本了解”的占35.03%,体现出大学生接受政治信息时“不求甚解”的状态。在入党态度上,62.54%的学生表示非常迫切,26.25%愿意加入,8.06%持无所谓的态度,3.15%不愿入党。入党动机方面,仅40.18%的学生是出于理想信念,而“对事业有帮助”(34.5%)、“长辈要求”(18.37%)、“随众”(6.95%)等功利性动机占比较高,反映出政治价值观存在一定功利化和盲从性特点。

2. 道德价值观

道德价值观是主体对社会现象是否具有道德

价值判断时所持的内在尺度,是控制个体道德行为选择的重要变量。调查显示,30.18%的大学生认为自己能完全做到言行符合道德规范,64.5%认为基本能做到,表明“Z世代”青年大学生具有一定自省意识,但自觉程度仍需加强。对无私奉献事迹的态度上,58.03%的学生“非常赞同”,41.36%的学生选择“敬佩但难以做到”。在面对他人困境时,约三分之一的学生会主动帮助(如32.54%会帮助安抚哭闹儿童,33.14%会举报网络“骂战”),但也有部分学生持冷漠态度,显示出道德价值观的发展不均衡。

3. 消费价值观

消费价值观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体态度和看法。“Z世代”青年大学生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和父辈的宠爱,相对来说他们的物质和经济条件较为富裕。调查显示,大学生月均消费以1000—2000元(55.03%)和2000—3000元(30.18%)为主,基本与全国居民2023年月均消费水平(2233元)持平。消费内容最重视的是日常饮食(59.9%)和服装美妆(46.69%),人际交往、虚拟消费、旅游出行等娱乐消费各占30%左右,而学习消费仅占30.11%,反映出娱乐消费泛化现象。“Z世代”大学生消费时既看重商品质量,又关注品牌与潮流,强调自我表达和个性传达。值得注意的是,79.8%的受访者曾因非理性消费产生负面情绪,这表明了加强理性消费教育的必要性。

4. 职业价值观

“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择业标准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和功利化特征。调查显示,对于是否愿意到艰苦地区或基层就业,18.65%的学生“非常愿意”,39.14%“愿意”,39.91%态度“一般”。就业考虑因素中,最受关注的是薪酬收入(87.57%),其次是对职业的喜爱程度(60.36%),表明大学生择业不再单纯考虑经济因素,开始注重职业是否能实现人生价值和带来幸福感。同时,对工作劳动量与时长(57.99%)及稳定程度(30.77%)的关注,反映了当前就业形势下学生更倾向于工时工薪、社会保障、福利待遇更为平稳、透明的工作,也解释了“体制热”现象的原因。

5. 婚恋价值观

“Z世代”青年的婚恋价值观更加开放和包容。调查显示,60.35%的“Z世代”大学生有恋爱

经验,其婚恋价值观较为成熟。在择偶标准上,90.53%的学生注重“三观”契合度,64.6%关注学历和能力,而考虑经济基础(44.97%)和家庭状况(52.66%)等物质因素的比例相对较低,表明“Z世代”青年更重视精神层面的契合,体现了婚恋观念的进步性。此外,30.77%的大学生赞成婚前性行为,显示出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7.16%的大学生表示“不想恋爱”,但仍有清晰择偶标准,反映出恋爱意愿与行动间的自我矛盾。

总体而言,“Z世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存在功利化、浅表化等问题,需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引导。

三、“Z世代”大学生价值观代际特征的动因阐释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同一世代的成员因受到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相似的社会经历等影响,其情感、行为与思维方式等会呈现出这一世代的共性特征。

(一)“Z世代”大学生价值观代际特征

“Z世代”作为在数字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他们的成长环境、信息获取方式以及社会互动模式都与前几代人有显著的不同,这些差异塑造了他们多元化的价值观,呈现出明显的偏差行为代际传递。主要表现在:

1.独立与包容并存,注重内心感受与精神追求

“Z世代”青年大学生具有开放、包容、自信的特点,更加注重个人的自主和独立,他们倾向于认为人生应由自己掌控,而非由外界因素决定。这种自主意识体现在对职业选择、生活方式以及伴侣选择等多个方面。他们更愿意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不是盲目遵循传统或他人的期望。相较于物质追求,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情感状态、心理健康以及人际关系,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感。与此同时,他们在价值观上表现出强烈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他们尊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人生选择,不愿意被局限在一种思维模式或价值观中。这种包容性不仅体现在对他人的理解和尊重上,也体现在对自己的接纳和肯定上。他们乐于尝试新事物,勇于挑战传统观念,展现出独特的个性和创造力。他们不再盲目崇拜或迷信权威,而是更加理性地看待权威的观点和行为。这种价值观的

转变与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通过互联网,他们接触到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倾向于信赖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不是盲目追随权威。对于新兴事物,“Z世代”青年大学生持有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2.内卷与躺平并存,重视学习教育与自我提升

当前,青年群体亚文化形态纷繁多样,“丧文化”“佛系青年”“摆烂文化”“内卷”“小镇做题家”等“标签”折射出当代青年的精神诉求和价值选择。“Z世代”青年群体受益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提供的优质生活,囿于现代生活快节奏的精神压力和学业、工作压力,导致部分青年社会心态和精神面貌转换,呈现出对生活压力的软性抵抗与颓废情绪,消解了自身发展的行动力和执行力。但是,Z世代青年大学生对“躺平”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嘲解”。数据调查显示,有68.12%的高校大学生将自身成长空间与价值体现作为择业的首要考虑因素;72.45%的学生表示躺平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很努力;25.63%的学生表示躺平只是一种情绪出口;24.76%的学生表示“不想躺平”,“内卷”现象表现出的“奋斗”意向才是主旋律。现实生活中,他们对教育和知识的重视程度远超以往,认为通过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可以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不仅如此,“Z世代”青年大学生其实更加重视实践和创新,注重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以解决实际问题。

3.社恐与社牛并存,追随群体关注社会问题

互联网赋予每个人接近和使用媒介的权利,激发人们自我表达和思辨的意愿。一方面,由于“Z世代”青年大学生对群体认同和归属感的追求,他们逐步构建起了以“趣缘”为主要载体的网络圈层,如“饭圈”“打榜”、电竞圈“氪金”等,并出现社交恐惧症(社恐)与社交牛人(社牛)现象,反映了“Z世代”社交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圈层文化”为“Z世代”青年大学生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暂时逃离现实世界、摆脱社会性自我的“乌托邦”,也由此出现了圈内“社牛”、圈外“社恐”的奇特现象。另一方面,“Z世代”青年大学生对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和重大事件表现出普遍的关注或参与热情,他们高度关注社会公平、环保等问题,愿意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为弱势群体发声,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经常通过社交媒体、

网络讨论、公益活动等多种方式表达观点,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但有时不够理性,容易偏激,需要积极引导。

(二)“Z世代”大学生价值选择困境与信仰生成的动因分析

青年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也是最为灵敏的晴雨表。任何一个世代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特定世代的历史进程阶段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相互作用或者说时空交织形成的规定性便赋予了一个时代具体的内涵和外延^[15]。“Z世代”青年大学生多元价值观与信仰困境的生成动因涉及多重因素。主要体现在:

1.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境遇带来的生存压力与理想困境

作为出生于新世纪的“Z世代”青年大学生,他们普遍享受改革红利,不再同其父辈那样局限于追求物质保障或经济安全,大多追求个性表达与主观愉悦。但是面对更加激烈的社会竞争,“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较大的心理落差感,产生“卷又卷不动、躺也躺不平”的矛盾状态。尤其是网络圈层中各种“泛文化”的思潮,如“泛政治主义”“泛道德主义”“泛娱乐主义”“泛情感主义”等价值取向,给青年大学生的“躺平”“佛系”心态提供了温床,容易让其沉湎其中,削弱了其求知欲和进取心,导致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观念冲突,使其价值选择偏离正轨。

2.全球化和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扁平化群体结构和圈层效应

“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成长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基本同步,传统社会扁平化的人际交往方式不断弱化,权威不断被消解,他们不再仰视世界而是平视世界,更加平等自信、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但以价值取向划分的“圈层社交”,也容易让大学生失去独立思辨的能力,导致理性缺失。网络亚文化中世俗、肤浅甚至简单的内容和理想化、个人化的诉求表达,会加剧圈层内青年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出现偏差,甚至趋向固化,降低了其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力和判断力,尤其是一些短视频在“流量变现”的利导驱动下,以情感动员诱导大学生沉浸在理性缺失的“狂欢中”。网络圈层化带来的“信息茧房”导致青年大学生的价值创造力出现弱化,非主流价值观侵蚀主流价值观,让主流声音“失语”和话语权“失势”,让个体性“消弭”,借此使得大学生陷入矛盾和焦虑情绪之中。

3.独生子女的家庭成长环境导致利己主义和功利化倾向

“Z世代”青年大学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变化和规模的缩小,促使他们拥有独立自我意识的同时,也因从小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而体现出注重功利的特点。大量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在家庭教育中面临诸多问题,表现出“蛋壳化”心理特征:封闭孤独,被家长过分“宠溺”和“呵护”,成为“遥控一族”;心理普遍脆弱,社会适应能力低下,加上应试教育和社会功利化环境的影响,容易出现性格内向、冷漠嫉妒、消极颓废、逆反心理等现象;独立生活能力较差,只关心自己不懂得关心别人,把享受当做理所当然,价值取向上较多体现为自私自利,甚至是功利主义、精致利己主义。在网络圈层中,同质性、封闭化的信息环境容易腐蚀青年大学生的思维品质,在圈层“圈养”和“驯服”中易于产生偏执极端化、消极颓废化、拜金功利化等错误思想。

四、“Z世代”大学生价值选择纾困与信仰塑造的路径

“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价值选择与信仰塑造,既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根植于社会现实之中,涉及制度规约、宣传教育、文化载体和主体意识,这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事关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民族复兴大业,极具战略意义。尤其是对问题青少年群体,需要多方协同推进,构建多模态干预体系。

(一)坚持理论铸魂,加强科学理论武装青年大学生头脑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讲话时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原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及时矫正价值认知偏差,引导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切实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思想内涵和科学体系。坚持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和理论学习,引导大学生坚定信念、心怀梦想,提升青年大学生的理论素

养,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在理论铸魂中实现价值认知塑造。另一方面,要引导青年大学生立足现实,躬耕实践。“政治信仰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体悟,才会真正为大学生所信服、认同、坚持和践行”^[16]。通过深入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青年大学生能够深刻了解波澜壮阔的党史,认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成就辉煌的改革开放史,让“Z世代”青年大学生在社会实践的熔铸中由衷地产生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实现价值重构,进而形成并巩固正确的政治信仰。

(二)坚持价值引领,在多元文化融合中形塑信仰之魂

信仰既是一种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主体自觉。坚定的信仰表现为一种实干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必须强化价值引领,在青年大学生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青年成长发展的全过程、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引导青年大学生审视自我定位,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多元价值观造成的思想迷雾、价值困惑和信仰迷茫。通过时代使命的号召和凝聚,激发青年的信仰之力,让他们自觉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结合起来,自觉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同时,青年大学生对新技术和新应用展现出天生的亲和力,并具有开放和包容的价值观,能够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中吸收丰富的营养。因此,必须在提升大学生网络和媒介素养的同时,引导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文化交融,开阔他们的全球视野和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此外,要大力弘扬实干精神,引导青年大学生崇尚实干、践行实干,弘扬“敢干”的进取精神、“真干”的务实精神和“肯干”的奋斗精神。通过实干精神的涵育,让青年大学生自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锋队和生力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用时代使命激发信仰之力,形塑“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信仰之魂。

(三)坚持守正创新,形成家校与社会协同育人合力

在新媒体时代,谁赢得了互联网,谁就赢得青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7]^[378]对于此,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强化网络内容治理,净化青年大学生成长发展环境。针对“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创新教育方式与方法,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过定制化生产教育内容、共情化表达教育意图,切实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要尊重“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圈层文化特征,结合大学生的思想热点和个性化需求,实施分众化引领和社群化传播策略,通过精准定位不同圈层和社群的需求与兴趣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工作。三是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实施家庭、学校与社会协同育人,建立和完善多模态干预体系,强化青年大学生的行为矫正。家庭教育要注重对学生的价值引导,促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营造良好的成才环境。学校要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大力实施朋辈导师计划,让青年大学生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强化学校与社会联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让他们在生涯导航系统中不断巩固信仰。全面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管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全方位覆盖的“大思政”工作格局,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林超,杨方.高校“Z世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与实践探赜[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24(6).
- [2]富旭.“05后”青年的网络行为特征及思想政治教育策略[J].青年学报,2023(2).
- [3]李春玲.社会经济变迁中的Z世代青年:构成、观念与行为[J].中国青年研究,2022(8).
- [4]卢刚,李婷婷.Z世代网络话语圈层的生成、特征与引导[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4).
- [5]栗蕊蕊,王森.Z世代大学生网络社交:行为特征与引导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24(7).
- [6]项久雨.青年社交行为的困局与破局——基于Z世代“现象级”社交模式分析[J].人民论坛,2024(8).
- [7]李祖超,杨学文.由“卷”到“反卷”:大学生价值观的生成及引导[J].教育学术月刊,2024(6).

- [8] 蒋明敏,吴爽.网络圈层视域下青年价值选择的困顿与纾解[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12).
- [9] 王溪.对当代青年信仰塑造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探讨[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11).
- [10] 万力.网络语境下青年学生的信仰焦虑与重塑[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
- [11] 崔聪.网络情感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精神生活的异化与重塑[J].思想理论教育,2024(9).
- [12] 许德琦,吴再德.团伙犯罪与青少年不良交往[J].青年研究,1985(8).
- [13] 苏春景,杨虎民.双预机制视角下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的原则与路径[J].中国特殊教育,2017(10).
- [14] 王子刚.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发展规律与教育策略[J].思想政治教育导刊,2016(12).
- [15] 沈杰.Z世代:时代与社会多重规定性的建构[J].中国青年研究,2022(8).
- [16] 杨浩英.大学生政治信仰培育研究[J].教育评论,2020(5).
- [1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Research on Value Choice Predicaments and Faith Construction Pathways of “Generation Z”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rcle Cultur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ix Univers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ZHAO Langping, DU Kunlin

School of Marxism,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al intergenerational youth group that both overlaps with and differs from the “post-90s” and “post-00s” generations, “Generation Z” exhibits distinct intergen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coexistence of independence and inclusiveness, “involution” and “lying flat”,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confidenc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terwovenness of digital existence and circle culture, “Generation Z” university students demonstrate such new characteristics as blurred value choices, vulnerable faith construction. We should positively explore the multi-modal intervention approaches to reshaping the values and faith of “Generation Z” university students: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theories to arm young students’ minds by way of theories forging soul, shaping the spirit of faith amid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by way of value guidance, and forming the joint forc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mong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by way of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Key words: circle culture; Generation Z; value choice; faith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沐 槿)